

葛兰西传



ORDINE NUOVO

Rassegna settimanale di cultura socialista

Spett.le di Roma
ANTONIO GRAMSCI
21 GIUGNO 1930

Redazione e Amministrazione: Via XX Settembre
Abbonamenti: Annuale L. 100
Semestrale L. 50
Trimestrale L. 25
Estraneo (postale) L. 100
Estraneo (postale) L. 100

... perché avremo bisogno
di tutta la nostra intelligenza
... perché avremo bisogno
di tutto il nostro entusiasmo
... perché avremo bisogno
di tutta la nostra forza

835.4675

朱塞佩·费奥里著

封面设计：尹凤阁

Giuseppe Fiori
VITA DI ANTONIO GRAMSCI
Editori Laterza Quarta edizione 1973
Roma-Bari

据罗马-巴里拉泰扎出版社 1973 年意大利文第四版译出

葛 兰 西 传

Gelanxi Zhuan

〔意〕朱塞佩·费奥里 著

吴 高 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42,000 字
1983 年 4 月第 1 版 198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书号 11001·535 定价 1.05 元

译者的话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担任过意共总书记、第三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成员。早年创办《新秩序报》,并领导工厂委员会的革命运动,后来又在意大利议会中领导共产党党团进行团结民主力量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他于1926年被墨索里尼下令逮捕,并被非法判处二十年徒刑,在狱中度过了十一年的漫长岁月。他在极为艰苦的监禁条件下,不顾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一直坚持学习和写作。今天,他的《狱中札记》和《狱中书简》已受到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重视,并对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有深远的影响。

本书著者朱塞佩·费奥里是意大利著名记者,有威望的社会政治评论家,曾任《国家晚报》社长,现在是参议员。他于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随意大利前外贸部长和前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到中国采访。由于著者于一九二三年出生于撒丁岛,是葛兰西的同乡,特回故里访问了葛兰西的亲属、同学和战友,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和目前尚未发表过的往来信件,写成这本内容比较全面的传记。这对我们了解葛兰西生平事迹和意共历史,以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称道的葛兰西思想,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因此将它全文译出。在译完本书后,又蒙著者寄来《致中国读者》一文,扼要地介绍了葛兰西的主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在此深致谢意。

致中国读者

当中国读者拿起这本书、并渴望更多地了解一位为反法西斯事业献身的伟大战士时，我应该做个说明；更确切地说，我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意大利之外，甚至在更遥远的大陆（从拉美到日本），人们对葛兰西的兴趣越来越大？从他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写下自己思考的问题起，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他人格的哪些方面使他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和普遍意义？我们可以马上回答：这位政治领袖和伟大的知识分子如此“走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许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不足以说明“葛兰西这位罕见的人物”。

一九二一年，他在里窝那参加了创建意大利共产党的工作。从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起，他又重建了意大利共产党，也就是说他曾为使党摆脱当时以宗派主义为中心的“左派幼稚病”而斗争。今天，意大利共产党已是西方最强大的共产党，它力图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十月革命具有普遍意义的精髓，以便制定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这一点应该归功于葛兰西。因此，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杰出的政治领袖，但是他们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印象已经淡漠，他们的思想已不再有任何影响了。而我要指出的是，葛兰西还不仅仅是一位政治领袖。

一九二六年，当他三十五岁时，他被墨索里尼投入了监牢。当时，他体质虚弱，病魔缠身。长达十一年的囚禁生活逐渐毁坏了他

的身体,可是他并没有屈服。只要他谦恭地恳求宽恕,保证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就能够重获自由,并入院进行治疗。但他认为,请求宽恕便意味着道义上的自杀,而宁愿继续坐牢,尽管他知道不进行治疗将加速他的死亡。可见他是一位英雄。然而,在反抗纳粹法西斯暴政的历史上,英雄业绩比比皆是。为什么人们(不仅在意大利)至今还特别重视葛兰西的殉节呢?

在狱中,他与撒丁岛的家人和在莫斯科的妻子及年幼的儿子德利奥和朱利亚诺(他的妻子在他被捕前不久才怀上朱利亚诺,葛兰西从未见过他)保持着联系。他在狱中写下的书信是当代的文学杰作之一。这些书信言简意赅,从不使用华丽的词藻,因此更加扣人心弦,富有诗意和感染力。就连他的政敌、自由主义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也承认这些信件的伟大文学价值。

然而,葛兰西首先是一位具有非凡创造性的思想家。南斯拉夫学者维科斯拉夫·米凯钦写道:葛兰西的许多“思想和论述不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和意大利人民是重要的,而且对全人类也是重要的”。匈牙利学者蒂博尔·胡萨尔认为,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最深湛和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

俄国革命的经验 and 列宁主义理论,对葛兰西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他还坚信,革命的战略必须符合意大利的特殊情况,必须创造性地吸取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他一贯认为,每个国家必须把本民族的历史经验与国际进程结合起来。可见,葛兰西从三十年代初就开始拟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现代战略。南斯拉夫学者维科斯拉夫·米凯钦认为,“这个战略包含有通往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观念”。

葛兰西这位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一贯反对教条主义。从葛兰西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不再是仅仅反对各种露骨的反动理论的历史,也不再是仅仅反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倾向,即右

倾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而且还反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左倾”教条主义了。

葛兰西在一九三〇和一九三一年前后撰写的《狱中札记》中说，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里，“某项法律可能遭到下述人的破坏：第一，被这条法律剥夺了权利的反动社会成员；第二，受这条法律压制的进步人士；第三，还没有达到这条法律所代表的文明水平的人。如果一个政党努力使被剥夺权利的反动势力受到法制的约束，并把落后的群众提高到新法制的水平，那么这个党的作用就是进步的。相反，如果它企图压制历史上的有生力量，它的作用就是退步的。”他还写道：“当党是进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意义上的民主）；当党是退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官僚式’的（官僚主义集中制意义上的官僚）。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实际上是警察机关。”

这就是为什么葛兰西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学者和党员仍然求助于葛兰西的原因。在西方，这份现存的理论遗产帮助人们在不同的国情下，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寻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东欧，据维科斯拉夫·米凯钦认为，这位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已被许多人所接受，并把他当作“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的典范，从而也当作批判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的可贵盟友。”

我这里仅仅提到葛兰西人格中的两个方面：创造性和反对教条主义。如果中国朋友读完这本书以后，还想更多地了解这位反法西斯烈士的人品和思想的话，那将使我为本书付出的劳作而感到欣慰。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生动地了解这位为当代世界文化作出了宝贵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朱塞佩·费奥里

一九八二年九月于罗马

葛兰西家族和 葛兰西夫人舒赫特家族

(只限本书中提及者，括号内为爱称或别名)

葛兰西家族

祖父杰纳罗

祖母特雷莎·冈萨雷斯

姑母里乔夫人 (本名不详)

伯父切萨雷

伯父铁路监督 (本名不详)

伯父尼科拉 (尼科利诺)

父亲弗朗切斯科 (奇奇洛)

母亲朱·马恰斯 (佩皮娜)

姨娘格拉齐娅·德洛古 (佩皮娜的同母异父妹)

哥哥杰纳罗 (纳纳罗)

侄女埃德梅娅 (梅娅)

姐姐格拉齐娅 (格拉齐埃塔)

姐姐埃玛

安东尼奥 (尼诺)

妻子朱莉娅·舒赫特 (尤尔卡)

长子德利奥 (德尔卡)

次子朱利亚诺 (尤利克)

弟弟马里奥
弟媳安娜·马费伊—帕拉韦奇尼
妹妹泰雷西娜
妹夫保罗·保莱苏
弟弟卡洛

舒赫特家族

父亲阿波洛
姐姐娜迪娜
姐姐塔齐娅娜（塔妮娅）
姐姐埃乌杰妮娅（杰妮娅）
姐姐安娜
姐夫泰奥多罗·扎贝尔
 朱莉娅（尤尔卡）
 安东尼奥·葛兰西（尼诺）
弟弟维托里奥

前 言

葛兰西在给塔齐娅娜的信中写道：“我收到了孩子们的照片，感到很高兴，这一点你是可以想象的。我还感到很满意，因为我亲眼看到照片后才确信他们是有身躯和四肢的。三年来，我只见过他们的头像，于是我就起了疑心，以为他们已变成那种耳边无翅膀的小天使了。”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给葛兰西画一幅完整的画像，给他的头（即大家所熟悉的葛兰西作为伟大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的形象）增添“四肢和身躯”，也就是增添那些从幼年到成年在饥饿、爱情以及长期受折磨致死的日子足以帮助我们了解他“整个”人的面貌的因素。除此以外，别无他求。因此，这里特别描绘了尼诺·葛兰西^①的形象。

我深切地怀念杰纳罗·葛兰西，他悲惨地死于1965年10月30日发生在罗马的车祸。当时，这本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杰纳罗的书已写成。

感谢泰雷西娜·葛兰西，她让我参考了至今尚未公开发表过的书信。

感谢埃德梅娅和卡洛·葛兰西。

^① 尼诺是安东尼奥的爱称。请参看卷首《葛兰西家族和葛兰西夫人舒赫特家族》一表。——译者

感谢阿丰索·莱奥内蒂, 埃尔娜·富比尼和伦佐·德费利切。

感谢莱奥妮德·佩里利, 我从她那里得到了有关舒赫特家族的情况与材料。

感谢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吉拉扎村的朋友们, 他的童年时期和小学时期的同伴与同学, 他的初中与高中时期的同学, 他在都灵期间的朋友们, 以及他的那些战友与狱中难友和那些乐意提供有关他的个人生活情况的人。

朱·费奥里

第一章

葛兰西一家居住过的那幢红色平房，是用火山岩浆形成的石头盖成的。它座落在吉拉扎村的中心。这个大村庄位于巴里加杜高原上，在奥里斯塔诺和马科梅尔之间。现在，商人安蒂奥科·波库先生住在那里，并且在那里开了个服装百货店。他认识尼诺·葛兰西（在这里大家都叫他安东尼奥）的父母：奇奇洛先生和佩皮娜·马恰斯。当人们来这里参观那幢房子时，就可以听到关于这位伟大的撒丁知识分子的家庭情况。

安蒂奥科·波库介绍说：“弗朗切斯科·葛兰西，我们称他为奇奇洛先生，1881年来到这里时还很年轻。他第一次找到工作时，只有二十一岁。他离开自己出生的城市加埃塔，来这里掌管地产登记处。他象许多其他从第勒尼安海彼岸来的大陆人士一样，当时也许只想在这里居住不长的时间，因为当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都必须在不舒服的地方度过几年。结果他在这里结了婚，度过了余生。除在阿莱斯和索戈诺工作过几年外，他一直住在我们现在谈话的这幢房子里。后来，他也带着口音讲我们的方言，有的人开始叫他为葛兰西大叔。他在吉拉扎村居住了五十六年后，于1937年去世。”

有人在书中写到，大家也普遍认为，安东尼奥·葛兰西出身很贫寒。安蒂奥科先生却轻轻地摇了摇头，不同意地说：“不是的。安

东尼奥的父亲奇奇洛先生有高中毕业文凭，学过法律，想成为律师，一直到其父去世时为止。父亲死后，他不得不找工作。据我所知，奇奇洛先生的父亲是位宪兵上校。从尼诺·葛兰西的母亲马恰斯家族方面看，也是属于那种既不很富裕但也不贫寒的家庭。”

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听安东尼奥的大哥杰纳罗谈过。他说：“我知道。有一次甚至连陶里亚蒂也把尼诺写成是农民家庭出身。后来，有名望的传记作家们都把尼诺写成是农民家庭出身。然而，他们说的都不符合事实。”

他回忆说：“正是尼诺本人在一封狱中来信中指出了我们的家庭出身。我可以对他提供的那些材料作这样的补充：我们的曾祖父葛兰西是希腊—阿尔巴尼亚人。1821年人民暴动中，也许暴动后，他逃出伊皮鲁斯，并且很快成为意大利人。他在意大利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杰纳罗，我的名字就从他那儿来的。我们的这位杰纳罗祖父是波旁王朝的宪兵上校。他与特雷莎·冈萨雷斯结婚。她是那不勒斯一位律师的女儿。她出生在意大利南方的一个意大利人与西班牙人混血的家庭里。这个家庭象许多其他家庭一样，是在西班牙统治结束后留在那里的。他俩生了五个孩子，爸爸是最后一个，他于1860年3月生于加埃塔，即在恰迪尼将军的军队围困该城以前的几个月诞生的。波旁王朝结束后，祖父当了宪兵，军衔一直是上校。他去世时还很年轻。五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嫁给了加埃塔的富翁里乔，一个儿子是财政部的官员，另一个儿子先担任罗马火车站站长，后来又担任铁路督监，三伯父尼科利诺是个军官。爸爸的运气最不好，祖父去世时他正进修法律，由于他需要找个工作，撒丁的吉拉扎村房产登记处又正要用人，于是他就去了。尼科利诺伯伯也被派到撒丁，他最初在马达莱纳岛，以后到萨萨里，最后到奥齐埃里。他是个上尉军官，掌管一个炮兵仓库（并在那里去世）。因此，我父亲的家庭是个典型的条件良好的南方家

庭，是国家机关的中级官员家庭。”

那么佩皮娜·马恰斯又是何许人呢？杰纳罗对作者说：“我们的母亲是泰拉巴村的马恰斯家与吉拉扎村的科里亚斯家生的女儿。外祖父是税务局的收税员，此外，他还有点财产。总之，马恰斯一家是个中等家庭，按我们的话说光景不错。当然，是我们村里人所理解的那种不错，即有房子，有点土地，有吃有喝，生活过得去。”

佩皮娜·马恰斯生于1861年，比奇奇洛·葛兰西小一岁。她细高个子，窈窕可爱，在吉拉扎村的年轻姑娘中是出众的（阿莱斯村的一位从年轻时就认识她的裁缝对作者说：“她是欧洲式的打扮”），是属于那些一眼就能使人看中的姑娘之一。她只念过小学三年级，什么书都读，甚至读过薄伽丘的书。当时在人们看来，会读书，会写字，特别是对一个女子来说，是高人一等的。弗朗切斯科向她求婚，在坎帕尼亚自己老家的亲人们却极力反对，尤其是他妈妈这一关通不过。他是上校的儿子，差不多要成为法律系大学毕业生了，娶一个微贱家庭出生的姑娘为妻，太不相称了。但不管家人如何反对，他们还是结婚了。当时她二十二岁，奇奇洛二十三岁。第二年，即1884年，生了杰纳罗。不久后，他就被调到阿莱斯村的登记处工作。在那里生了其他几个孩子：1887年生了格拉齐埃塔，1889年生了埃玛，后来，于1891年1月22日生了安东尼奥。在他出生后七天，即1月29日，为他洗了礼。

葛兰西全家都信教吗？在离吉拉扎村不远的博纳卡多小村庄里，作者找到了杰纳罗的女儿埃德梅娅。葛兰西在狱中来信中曾多次地、大段大段地提到过她。她四十五岁了，头发已经灰白。她是一个医生的妻子，在小学教书。关于奇奇洛与佩皮娜·葛兰西的宗教信仰情况是她告诉作者的。

她说：“祖父不常做礼拜。但是，我记得在他临终前的几个月

里，他病在家里，很愿意让那个经常来拜访他的神父给他作伴。‘您知道吗？您很象乔苏埃·卡尔杜奇^①’，神父有时这样对他说。于是他们成了朋友。他们在一起谈论一切。在临死前，祖父要求忏悔。较为经常做礼拜的是奶奶。每逢星期日，天刚亮她就去教堂。后来她病了，很少出家门。但是，即使在那时，特别是尼诺叔叔被关进监狱后，她一直乞求上帝。我老听她这么说：上帝啊，我的上帝，我不求你什么，我不求你给我别的，只求你给我支持下去的力量……临死前，她把我叫到跟前，赠给我几张神像作留念……”

此外，另一个近亲是老处女格拉齐娅·德洛古。她同佩皮娜是同母异父姐妹，一直同葛兰西全家住在一起，几乎是安东尼奥的第二个妈妈。我们从下面这封狱中来信中可以看到这种形象：

“格拉齐娅·德洛古姨娘认为，过去有过一位‘比索迪娅夫人’，她非常虔诚，所以在经文‘我们天上的父……’中经常提到她的名字。其实那并非名字，而是‘今日赐给我们……’^②。她和其他妇女一样，都念成‘比索迪娅夫人’，并把她说成是一位过去的贵妇。那时，大家都去教堂，多少都是信仰宗教的。简直可以给这个想象中的比索迪娅夫人写本小说，使她更典型化。格拉齐娅姨娘不知对格拉齐埃塔和埃玛说过多少次：‘唉，当然你不象比索迪娅夫人那样好！’”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洗礼仪式特别隆重。他并不是由当时阿莱斯堂区主任司铎马龙朱神父给洗的礼。我们看到堂区出生登记簿上是这么写的：给孩子洗礼的是“非常著名的、十分可敬的神学

① 乔苏埃·卡尔杜奇(1835—1907)，意大利诗人，晚年信奉天主教。——译者

② 这是《圣经》中经常被人颂祷的一句话，见《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天国降临。我们需要的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其中之一。“今日赐给我们”的拉丁语为“dona nobis hodie”，与意大利语的“比索迪娅夫人”读音近似。——译者

家、总代理人塞巴斯蒂亚诺·弗劳”（教父是马苏拉斯的公证人弗朗切斯科·普克塞杜骑士）。

阿莱斯村有人记得那次仪式的热闹场面。一直当裁缝、现在已退休的尼科利诺·图尼斯骑士回忆说：“我们两家关系很好。奇奇洛先生和在法庭传达室当门房的我爹经常在一起，佩皮娜太太是我们家的常客。她是我姐姐的教母，所以我的姐姐也叫佩皮娜，这是对教母表示敬意。尼诺·葛兰西洗礼时，我才十岁。我记得那天是多么快活啊！从吉拉扎村送来许多甜点心，并且有很多人前来向小孩表示祝贺。我是杰纳罗的同学。我还同格拉齐埃塔和埃玛一起玩过，但是她们比我小得多。我抱尼诺不知抱了多少次。他是个金黄头发的漂亮孩子，蓝眼睛。奇奇洛先生被调往索戈诺时，他就离开了阿莱斯，那时他还很小。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在阿莱斯找不着葛兰西的纪念物。奇奇洛先生离开之后，他们住过的房子被一位名叫梅利斯的神父占用了。后来，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被用作法西斯党部的办公室。现在，底层已成了酒吧间，招牌上写着“体育酒吧”。大门口那块于1947年安置的石牌^①，几乎被周围的苦味酒、开胃酒和饮料的金属招牌湮没了。1947年以前，即在卡利亚里一个委员会里提出在葛兰西出生地设立纪念牌之前，在阿莱斯只有少数人知道有这么一位著名的同乡。

安蒂奥科·波库对作者说：“他大约是在一周岁时去索戈诺的，在那里一直呆到七岁，但是，夏天的几个月，他不是在那里度过的（夏天全家人都回到吉拉扎村）。这段时间，他们的家庭成员增多了，因为1893年生了马里奥，1895年生了泰雷西娜，1897年生了卡洛。1898年，他们最终又回到了吉拉扎村。从此以后，奇奇洛先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牺牲十年以后，他的同乡和自由人为了纪念他，诚心诚意地在他出生的房子的门口安置了这块石牌。——原注

生和佩皮娜太太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这次回来是很悲惨的。由于地方上的政治纠纷酿成了严重事件，这使奇奇洛·葛兰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失去工作和进监狱。这一切都是从1897年的政治大选开始的。

历史学家贝利埃尼写道，上世纪末在撒丁岛“公共活动是不鼓励思想辩论的，各政党只不过是少数头面人物的一群门客而已”。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奥齐埃里的众议员弗朗切斯科·帕伊斯·塞拉的直接证明材料。1894年12月，克里斯皮曾让他对撒丁岛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治安问题进行调查。一年半之后，即1896年年中，帕伊斯·塞拉在呈交给迪·鲁迪尼首相的报告中写道：

“除了少数城镇居民外，大家分不清什么是保守派，什么是自由派；什么是民主派，什么是激进派。至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与政治上的教权主义之类名字，则几乎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尽管各党派都很活跃、顽强、毫不让步、具有战斗性，但它们不是政治上的党派，也不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或地方利益的党派，而是些个人的党派，是一种狭隘的帮派体系……在这些最庞大的个人党派的卵翼下，丛生着各市镇的无数极小的个人党派。它们之间分歧的原因越是直接，日常接触越是必要，相互之间就越是妒嫉，越是残忍……它们从属于大党，那是为了换取大党在地方争执中对它们的有效保护和支持，特别是人身保护，以便从中捞取好处，在违法或犯罪时逃避制裁。”

帕伊斯·塞拉最后还写道：“这是一种后果更坏和更悲惨的臣属等级关系，它是根据古代封建的从属关系的样板建立起来的。”

1897年3月选举时，在伊西利选区，弗朗切斯科·科科·奥图同恩里科·卡博尼·博伊展开了激烈的竞选。该选区包括索戈诺，当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父亲正在那里掌管房产登记处。科科·奥图是个显赫人物，有长期的议员经历。他担任众议员职务

已有二十一年了，并且曾在两届内阁中先后担任过农业部副部长和司法部副部长的职务。卡米洛·贝利埃尼认为他是“这种帮派情绪的主要代表”。可是，对于这个有势力的政府人物来说，回家乡亲自去竞选是困难的，而他的年轻对手是该选区的努拉古斯村人，此人除了在其老家那个村庄外，还在一些诸如托纳拉和索戈诺等重要居民中心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奇奇洛·葛兰西站在卡博尼·博伊一边。这是一场没有把握的、无情的殊死搏斗。科科·奥图终于当选了（几个月后，当他首次担任迪·鲁迪尼内阁的农工商商业部长时，他在那里的势力进一步增强了）。那么，那些科科派人物，即那些拥戴过科科的“妒嫉和残忍”的乡村小党派，在胜利之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还可以在众议员帕伊斯·塞拉的报告中找到：“在罗马究竟是什么政治纲领取胜，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本派系头头是否在中央政府中成为有势力的人物；如果是，他就可能统治撒丁岛。在那里，他以征服者的身分进行统治，给胜利者以恩惠，给失败者以惩罚。”奇奇洛·葛兰西属于失败者之一，面临着这种败局下的一切危险，包括成为“司法交易”的牺牲品。

1897年3月选举结束后过了数月，奇奇洛·葛兰西由于奔丧离开了索戈诺。在奥齐埃里掌管炮兵仓库的哥哥尼科利诺（刚四十二岁）于12月17日去世，因此他去参加葬礼，并且去看看是否能够让一直在尼科利诺那里寄读的杰纳罗继续学习下去。他刚离开，一份电报就从索戈诺发到卡利亚里。这份电报是敌对派利用房产登记处主持人不在的机会发出的，要求对房产登记工作进行稽查。当奇奇洛从奥齐埃里返回时，知道自己已被审查。

工作中的疏忽总是难免的，但登记处并没有混乱不堪。他被停职了，再也没有一个里拉的薪金了，便同全家回到了吉拉扎村。他在痛苦中度过了数月，一直担心进监狱。他终日闭门不出，心绪十